

La Démesure

【法】席琳·拉斐尔 著

(Céline Raphaël)

黄琪雯 译

10岁那年，我与朗朗
在埃特林根同台竞技，
他第一，我第三。

他们说我是钢琴天才，
这却让我步入了地狱童年……

过度教育下逝去的钢琴家

爱或奴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爱或奴役

过度教育下逝去的钢琴家



La D mesure

【法】席琳·拉斐尔 (C line Rapha l) 著

黄琪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或奴役：过度教育下逝去的钢琴家/[法]拉斐尔著；黄琪雯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300-20749-0

I. ①爱… II. ①拉…②黄… III. ①儿童教育—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4039号



爱或奴役：过度教育下逝去的钢琴家

[法] 席琳·拉斐尔 (Céline Raphaël) 著

黄琪雯 译

Ai Huo Nuyi: Guodujiaoyu xia Shiqu de Gangqinji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10mm 16开本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张	12.75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60 000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推荐序

打破震耳欲聋的沉默

法国知名儿童精神病医生 / 丹尼尔·鲁索 (Daniel Rousseau)

席琳其人

我和席琳并不熟悉。

可是，我欣赏这个瘦弱女孩的能量、坚持与决心。她总能以乐观与微笑，安静而从容地征服了她的听众——无论是记者、政治人物，还是公众，并且向他们传达自己从痛苦经历中获得的信息与感悟，即：专业人士须加强训练，使公权力向着避免儿虐悲剧的方向倾斜，并采取有效的行动。

童年的她，被剥夺餐食、遭到毒打、受到禁闭、生活承受着难以负荷的孤寂，以至于每个周末都会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危。练琴！练琴！还是练琴！为了聚光灯下的荣耀，为了成为公众眼中的天才钢琴家而练琴。她不得不隐忍，将私生活的恐怖惊惧包裹成闭口不提的秘密。身旁周遭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一种震耳欲聋的沉默。

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奴役人生。我们常常以为，被奴役的可怜孩童是这样的：生活在世界的另一头，不得不从早到晚地卷地毯、搬运砖瓦或是盐巴；或者被卖到国外有钱人的家庭里，成了敢怒不敢言的使唤丫头。而她，席琳，就在法国，而且是显贵人家的女儿。这双重的反差，重塑了我们脑中对“奴役”的既有印象。当对完美的绝对坚持，成为了暴行与虐待的合理借口；当奴役的行为并非是让孩童成为做粗活的女仆，而

是使其成为卓越的艺术家的；当奴役罩上了爱的外衣，我们如何才能察觉它的真实面目？如此，大多数人则更加轻易地被蒙蔽了。

虐待与蒙蔽

虐待往往被精心修饰，特别是在心理层面。大人往往会对孩童和别人这样说，“为了你好，所以我不得不伤害你”或是“我伤害他，是为了他好”。最糟的情况，无疑是孩童的外在成功会在这种伤害下增加。外在成功所带来的光环是如此令人陶醉，令置身其中的孩童和家长都无法自拔。这会让孩子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家长的做法，进而会让伤害变本加厉。然而，对于这个孩童来说，内心的混乱与迷惘，将始终难以解开。

古罗马时代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曾经巧妙地描写过神话中父与子之间的致命伤害：珀罗普斯是儿子，坦塔罗斯是父亲。这个孩童，怀着对父亲满心的爱，毫不设防地奔向父亲。然而，这个父亲的眼中只有孩童柔嫩的肌肉。他以此制成了一道佳肴，奉上了神祇的餐桌。众神对于珀罗普斯受到的残忍对待无比愤慨。除了处罚坦塔罗斯，他们还把这个孩童的肉收集起来，由命运女神施法，将这孩童救活。由于珀罗普斯的肩胛部分遗失了，神就用一块象牙代替。这样，珀罗普斯再次四肢健全地回到人间。

问题是，孩童虽然获救了，但并非毫发无伤。

这就是席琳的经历所引发的思考：受虐的孩童能否从残暴的对待之中完全复原？他们能否走出阴霾？他们是否拥有能够抵抗冲击的韧性？有些人的确可以，席琳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大多数受虐孩童的命运并非如此。许多孩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毁了他们的未来。

虐待与沉默

当一个孩童受到虐待，他为什么迟迟不说？

许多成人想当然地以为，孩童可以很轻易地将所受的苦难说出口。有的人甚至在悲剧最终被揭露时，指责受害者未能早些说出口：“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们？”

这些成人忽略了摆脱奴役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尤其这种奴役和伤害还是来源于孩童们所依赖的监护人。对一个孩童来说，要能够意识到自己受到奴役虐待，并“揭竿而起”，心理上需要具备相当罕见的成熟度，或是极度的忧伤。这些成人也忽视了那些选择反抗或逃跑的小奴隶的悲剧下场——沦为一个愤慨、孤僻、居无定所、受人欺凌的小孩。此外，我们社会对于需要援助的孩童提供的接待条件太差，这令他们又多了一项考验。

这就是为何我如此欣赏席琳在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当中所展现出的勇气。而且，她要借着这个故事拯救其他人。只是，几乎没有人想听恐怖的事实，亦觉得揭发那个事实令人不悦。我们的社会强迫受害者闭上嘴巴，对自己的耻辱保持沉默。总之，要不计一切地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太多人这样，别过眼去，不看不听，继续自我的人生，一切都不想知道，一味逃避人类的悲惨、习以为常的野蛮和法不责众的残忍。几乎，当所有人都不愿正视时，儿童虐待的问题反而越来越明显。原因在于，这一问题触及了我们作为人类、彼此组成家庭的自然天性，亦即：对那些无法合理化自身存在的最弱势者给予关怀，并保护将承继自己的后代。

为何当儿虐的事实呈在眼前，我们不仅不相信，还讶异得不知所措，甚至去质疑所有的证据？而这个事实却已经发生在众多孩童身上。

因为我们的现代社会构建于一种过时的习俗之上——亘古存在的父权，以及对于杀婴行为的否认。

确实，法国法、欧洲法以及各个国家认可的国际公约对孩童提供了保护。可是自古以来的习惯，浸透了我的语言以及日常生活，让我们在空中遵循着另外一套标准。父权，这个源自古老时代的语汇，让孩童成为父亲的从属。新生儿的去留，全由父亲决定。未能留下的新生儿，便遭弃于公共场所，或是成为野兽的食物。父亲对孩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有权决定孩童的生死、赏罚、婚姻或是卖身为奴。

在法国，直到 2002 年 3 月，父亲与母亲之间才拥有真正的平等。虽然法律已经有了改变，但人们脑中的习俗与习惯却不易改变。今日，父权依然在不知不觉中，浸透了我的家庭生活：“要是你再这样的话，我晚上就告诉你爸爸，让他处罚你。”“要是你不乖的话，就送你去寄宿学校。”“如果你不听话，我们就把你卖掉！”

这种古老的习俗认可无上父权，其家庭运作方式不受社会干预，并且将杀婴视为调节生育率的模式——实际且方便。不过，现今社会仍在大力否认这一历史事实。

我在某个儿童之家工作超过 20 年，这个儿童之家位于法国昂热一所废弃的修道院庭院之中。一些近代历史的研究显示，该修道院曾经是收容弃婴的场所。此修道院庭院的地下，埋葬着那些因被抛弃而无辜死去的婴儿！

那些遭到抛弃并且由慈善机构收容的婴儿，死亡数目成千上万。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间，法国有超过 600 万名婴儿死于收容所。可以说，有九成被抛弃的婴儿无法存活。抛弃婴儿的行为，相当于习惯中的杀婴。我们在这片历史的腐植土上工作、生活，而我们对这片腐植土却完全不

想了解、认识。

在几个世纪当中，欧洲社会一直以杀婴为调节出生率的唯一方法。至今，公众社会仍未对这个主题表态，也没有任何忏悔的行动，反而在继续忽视这段自古至今的历史。在住宅内冰箱发现尸骸的杀婴新闻事件，一再重复发生，也一再地让我们感到惊愕……可是，当我们在给小朋友们讲述《三只小猪》的故事时，却并不知道，其实死于猪只口中的新生儿，远比被狼吃掉的小孩多。只要阅读 19 世纪法医学著作，就能了解到这个可怕的事实。

在无意识中余威不断的父权，以及自旷古时代出现的杀婴，致使今日的人们在面对儿虐时会变聋、变哑。原因是，在多数人的意识之中，孩童的生命或是福祉虽然受到法律保护，但仍比不上父母的绝对权力。

虐待与期待

父母希望孩童会读写，能运动，懂得探索科学、文学、艺术，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他们也希望孩童能够在能力限度之内，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且通过努力获得肯定与奖赏。可是这些为了孩童着想的期盼，一旦跨越到何种限度，便会成为专制暴虐从而导致幼苗凋落？

父母经常以为事事都能找到标准。应该练习几个小时？几岁可以开始学？然而，标准其实该往孩童身上找寻。他喜欢做吗？他有困难吗？他怎么说？他怎么想？承认孩童对于期待有自主性，就是承认他是一个可为自己负责的小小大人。当然，这并非指家长不需要支持孩童的努力，也不是说家长不需要鼓励他坚持努力以获得荣誉或在可行范围内尽力而为。相反，父母应该以一种坚定、公正、平和、衡量过的要求，锻炼孩童的性格，同时不伤害他以及他的自尊心或自信心。

一位爸爸这么对我说：“我明白自己对马丁的课业要求太严格。他很认真，表现得很好，可是我一直加重他的负担。直到有一天，我发觉他的眼睛湿湿的，而且再也不跟我说话，我开始害怕起自己。”

盲目的愿望与毅力是这位父亲的困境。父母对于表现良好的喜爱与要求，在有限度的情况之下，是具有正面价值的。而当这种喜爱和要求不再具有建设性，而是带来了毁灭时，就是到了极限。每个孩童的敏感度不同。所以，**父母要去适应孩童的个性，并且依照孩童的能力加以形塑，而非让孩童去适应父母的期待。**

一些父母，以及教育工作者（包括老师、教练、教授、不同的教育工作者，我指的是某些，而非全部）对于孩童的“直言不讳”，实在令我惊讶。对他们来说，对孩童进行侮辱、嘲笑、歧视，像是稀松平常之事。仔细观察某些父母在公共场合，比如超市、足球场或网球场上，又或者是学校门口，他们对孩童大声吼叫、威胁咒骂的样子，有时真让人汗毛直竖。再看看他们因孩童晚上无法按时完成作业而大加责骂的样子，以及是何等地善于发明具侮辱性或是过度的惩罚，真会让人忍无可忍。

父母对于孩童展现出的威权立场，似乎是他们已忘记尊敬孩童的义务。那些不尊重自己孩童的父母，在大部分时间当中，却会因为家族中的某个陌生人、邻居、路人，以同样任意的态度，对待自己才“修理过”的孩童，而大为愤慨。对于这样的家长，请回答我几个问题：您会接受自己的邻居，以和您一样的态度，对待您的孩童吗？您会接受您的同事或是上级，对您进行相同的侮辱吗？这种侮辱性的精神骚扰，已在成人世界之中被确认无疑。可是，某些人对于自己孩童的做法，却恰在不自觉中与之符合。“这是我的孩子，我有权这么做”的说法，在远古时代、甚至到19世纪，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到了今日，却是已经完全过时。

愚痴、无知、缺乏文化亦大行其道。有父母亲口告诉我，他们会在盛怒当中鞭打孩童，以防止他再次尿床，而不是选择让他进行治疗。也有父母责打或惩罚睡不着的小孩——可是当一名成人失眠的话，没有人会想到要采取此种疗法。某些父母会与老师结盟，以军事化的方式强迫严重惧学的孩童上学。可是，一个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员工，每天都是喉咙发紧、胃部扭痛地上班，会愿意接受这种对待吗？一个哭着不上学的孩童，并不是懒虫一只。他一定是在课业方面遭遇困难，或者与同学、老师发生人际问题，又或者因为不同的理由而和自己过不去。

当孩童遇上困难而出现反常行为时，成人总是不去质疑其行为之下的心理折磨程度，而将这视为反对或反抗的表现——“你不要再闹了！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就是要惹我们生气”。在指责孩童“不乖，幼稚，不讲理，不可爱，不听话”，并以此断言孩童前途黯淡之前，他们为什么不先去征询医学或是心理学上的建议呢？

虐待与阶层

席琳的故事只是个意外吗？虐待注定只会发生于困苦家庭的孩童身上吗？权贵人家里头，就不会有虐待这回事？上流阶级的孩童，就不会遭到虐待吗？去读读神话，便可以让我们豁然开朗；而神话作者的解释，亦能使我们摆脱错误的幻想。原来，神的孩子也未能免遭虐待。

希腊神话中的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就是这样一个可怜孩子。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受到亲生父母的虐待——不是别人，正是奥林匹斯山之主宰宙斯与他的妻子赫拉。根据希腊地理学家保塞尼亚斯（Pausanias）的描述，赫拉在赫菲斯托斯一出生之后，便将他自奥林匹斯山山顶推下。在这个神话故事的第二个版本中，赫

菲斯托斯的亲生父亲宙斯，将他从天空丢下，致使他坠落在利姆诺斯岛上，并且摔断了腿，成了残废。是海洋女神忒堤斯（Tethys）救了他的命，并收留他，照顾他。

赫菲斯托斯对于自己的“寄养家庭”，一直怀着感激之情。忒堤斯与她的女儿欧律诺墨（Euryome）拯救了他的性命，还在与世隔绝之处，照料他、疼爱他。荷马在一篇绝妙的文章当中，描述了成年后的赫菲斯托斯对于忒堤斯与欧律诺墨到访他家时的欢迎和感恩：“来到我家里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女神……当苦难来临时，是她救了我。若不是忒堤斯与欧律诺墨用温暖的胸口拥抱我，我的心早就碎了。我待在她们的身边九年……”

希腊与埃及神话中的海格力斯（Hercules）与哈波奎特斯（Harpocrates）也是受到虐待的孩童。二人各具所长；海格力斯是力量的象征，哈波奎特斯则不为邪恶所侵。他们的专长皆为因应虐待所发展而成。

奥林匹斯山主人宙斯的情人阿尔克墨涅生下了海格力斯，宙斯的妻子赫拉为了复仇，在婴儿的摇篮中放进了蛇。结果，襁褓中的海格力斯掐死了这条蛇，成功通过人生当中的第一道考验。这是他的神力处女秀。后来他长大成人，完成了12项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哈波奎特斯（希腊人认为隐约有海格力斯的影子）的叔叔是凶恶的塞特——嫉妒与毁灭之神。塞特要他死，于是在夜晚时，将蝎子、蛇，以及各种毒虫，放进他的摇篮之中。不过，早晨哈波奎特斯依旧活着。因为他曾经死里逃生，所以人们认为他具有保护活人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肖像便具有保护力，罗马人会以此当作护身符，或是做成戒指配戴。

有时，哈波奎特斯呈现的形象为手抓蛇，跨骑鳄鱼；有时则呈现为食指抵着嘴唇，警告要保持安静。后者充满了暗示意味，或可解读为：

自恐惧、战争、集中营、专制、极权或虐待幸存的人，知道了人类恶行的极限为何，所以被迫或是自愿选择沉默。幸存者，闭上你们的嘴巴！别来扰乱世人的欢宴与舞蹈。哈波奎特斯，请保佑我们避开人类疯狂的危害。

社会各个阶层皆会发生儿虐事件。富裕家庭对于社会成就有其坚持，这是他们的特点——很有可能化为对孩童心理造成极端压迫的因子。与其他收入较低且较不懂得自我保护的社会阶层相比，富裕家庭内的儿虐问题，更不容易获得举发。早期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匈牙利心理分析学家桑德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于1932年的作品《成人与孩童语言的混乱》中写道：“超乎我们的想象，出身于显贵家庭或是传统清教徒家庭的孩童，往往更容易成为强暴或是暴力对待的受害者。”

你们大可以辩驳说，社会风气已有改变，且对于教育孩童的概念也有进步，法律也更加保护孩童——就文字记载或是演说论述方面而言，的确是！然而，2013年，法国境内有超过50万名成年人曾经于童年时接受安置；且每一年因成人蓄意杀害而死亡的婴儿人数，超过因家暴死亡的妇女。我们也可以透过关于儿虐少得可怜的统计数据，了解到被揭发的儿虐案件数量稳定增加。但是我们很难相信，所有孩童都能因为对待孩童的心态与社会良知有所进步，而蒙受其惠。

结论

说出口，意味着被听见；听见，意味着进行会谈。然而，即使一个孩童说出口了，有可能还是没人愿意听。对于孩童而言，说出口无济于事，这甚至比保持缄默还来得糟。除了因为被剥削、践踏所造成的心理严重影响，以及对于获得双亲保护的幻想破灭之外，受虐孩童亦会永远失去对于人类团结互助的期待。

席琳能够自这种地狱般的经历活了下来，多亏了一次会谈。某个人视她为有独立思想的人类，且未怀有偏见——认为孩童就得承受父母单方面的任性而为。席琳在故事当中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校护——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她给予席琳第二个人生。

一个孩童能有几个人生？很多吗？是不是就像电玩里的主人翁，每次只要按下“重新开始”的按钮，就会重新开始？

当然不是！人生的乐谱并不是电玩游戏。

然而，席琳，我祝你的人生得以“重新开始”。

目录

引 言		1
第 1 章	两岁半，最初的音符	3
第 2 章	“先生，您的女儿很有天分！”	9
第 3 章	极度压抑，欲说还休	16
第 4 章	爸妈遗失的童年	20
第 5 章	钢琴即折磨	25
第 6 章	鞭笞换来的掌声	31
第 7 章	我不愿意回家	40
第 8 章	神秘仪式	46
	第 9 章	永恒的恐怖周末 49
	第 10 章	十岁，走上国际舞台 60
	第 11 章	破碎的八音盒 65
	第 12 章	施坦威大赛夺冠 72
	第 13 章	用绝食来抵抗 78
	第 14 章	“我不想再制造出可怜的小孩。” 83
	第 15 章	恩人玛丽昂太太 87
	第 16 章	我？孟乔森氏症候群？ 93

第 17 章	失控的暴力	98
第 18 章	出逃	102
第 19 章	通报	107
第 20 章	听证	112
第 21 章	医院接受安置	116
第 22 章	寄养家庭	122
第 23 章	冰冷的“儿童之家”	127
第 24 章	开庭	134

第 25 章	妈妈获得探视权	140
第 26 章	混乱的收容中心	146
第 27 章	小姨家的美好假期	153
第 28 章	父母拥有周末留宿权	157
第 29 章	是谁在说谎	163
第 30 章	回家	166
第 31 章	巴黎医学院，我的重生	172
后 记		179



引言

就在我十岁生日过后不久的某一晚，我被爸爸狠狠揍了一顿，他不准我吃晚餐，并且坚持要我接受完最后一个惩罚才可以去睡觉。他把我带进厨房，让我在餐桌前坐下，拿出了一个盘子，将冷掉的煎蛋卷、酸奶、面包、水，以及沙拉通通混在一起。

“全部都得吃完，就连酱料也是。不然别想给我离开这张桌子。”

在反抗与绝望交杂之下，我竟然有胆量转身面向他，哭着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让他如此折磨我。我说，就连我家牧羊犬海登的待遇也比我好。但是，爸爸只是盯着我，冷冷地回答：

“你比狗还不如。”

这些无可挽回的字眼，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血肉之中，让我永远无法遗忘，也难以摆脱。

在这之后，流逝的岁月总是提醒着我那些字眼的存在。在我感觉欢乐时，它们如同刹车一般，猛然阻止我全心投入。我几乎无法信任自己，也不怎么爱自己。

我长得并不算丑，但也不算漂亮。

虽然不能说我笨，但我觉得自己也并不算聪明。

我很难想象会有人以我为傲，因此，每一天、每一天，我会因为多年以来，有个伴侣如此持续热烈地爱我而感到讶异。但随即，一种仿佛自己是骗子的罪恶感，又会油然而生。

我爸爸想要我成为出类拔萃的钢琴家。他以完美要求我，可我却无法

符合他的期待。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每当我照着镜子时，总想起自己在这么多年以来，为了活命所做的努力。这么多年以来，我在默默受苦的同时，一直怀抱着希望，期待有人来解救我，带我离开我爸爸。我很努力地让自己活着，也活了下来。时至今日，我认为自己甚至可以说是有所成就的——我开始了医师生涯，并且与儿虐进行战斗，希望避免有人同样在沉默之中受到伤害。除此之外，我们的法律与思想也该有所变革，这样，才能让家庭虐待（它是可以那样轻易地隐藏，以至于外人难以发觉）从此绝迹。

现在回想起来，我要说的是，从各个方面来看，我，还是比一只狗要来得有价值。

遗忘？或是原谅？又该如何重建自己？也许借着述说，就可以避免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孩童身上，同时打开那些孩童身旁成人的双眼。

这是我的故事。以音乐天分之名，我成了一只弹奏的动物，而爸爸，则成了我的刽子手。我身边的其他人，却只是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今日，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跃动着；而我，也将回忆搁置于琴键之上。我依照自己的韵律节奏，谱写出我的故事，期盼终能找到全新的和谐乐章。

请听我慢慢弹奏。